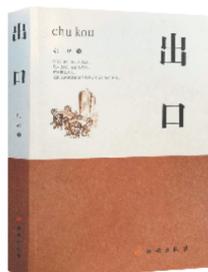


庆“三八”安康女作家专辑



出口

张虹著



偏爱

李小洛著



阿里阿里

杜文娟著



你是我的暖

李娟著



绿野之城

王晓云著



丰碑——襄渝铁路建设纪实

李春芝著



李思纯中短篇小说集

李思纯著



清水文字

温浩著



只如初见

郭华丽著



驻村扶贫记

黄振琼著



花在飞翔

李爱霞著



凤图腾

胭脂小马著



迷迭香

杨运菊著

前方，依然绚烂

安康女性文学发展概述

■ 叶松成

安康是陕南文学的重镇，我们这样说，不仅有充足的理由，而且还有充沛的底气。安康有一个庞大的作家群体，而在构成这个庞大作家群体中，女性作家一直以势头劲健，创作活力旺盛，她们所呈现出的文学张力极具穿透力，其影响足以与安康男性作家群遥相呼应，秋色平分。安康女性作家群是安康文学乃至陕南文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一种力量的支撑，它代表了陕南文学的个性和风采格局。

安康女性作家群构成了安康文学肌体的完整性，在纷纭多变的岁月中，它一直占据着安康区域文学最大的份额，这样的定位或许不足以让人信服，然而，当我们按区域文学按性别划分成两个队列的时候，我们会惊讶地发现，所谓对文学资源的占有、挖掘和创新，安康女性作家群在每个时间段上的表现都是主动的、积极的，也是优质的。她们在创作中不断超越和突破自己，其掘进的速度绝不输给男性作家，这里面除了作品数量的增加，还体现在质量的提升上，不少人以自己的实力，一步步迈向文学发展的前沿。如果将安康文学以一座正在崛起的大厦相比，那么我们的女性作家群应该是这个大厦构架的一部分，她们既是参与者，也是规划者和建设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张虹代表了安康女性文学的最高成就，她是一个标志，也是一个符号，她引领着安康文学发展的基本风向。张虹一涉足文坛便出手不凡，先后写出《天马》《对微笑的裁决》《湍急的燕子河》《水葬》《风过岭山》《腊八树》《黑匣子风景》等中短篇小说，除此之外，她还创作出了数量质量不菲的散文和诗歌，如散文集《回归青草地》《白云苍狗》，诗集《红·我的颜色》。2009年，张虹以中篇小说《小芹的郎河》，荣获首届柳青文学奖。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安康文坛出现了“紫阳三女子（杨世芳、金静、周晓云）”文学现象，这是安康女性文学发展中的一种个性彰显，是健康文学观的反映。所谓“紫阳三女子”不过是三个青春少女的文学追梦，她们正值豆蔻年华，怀揣着对文学的挚爱，纵情书写，用清丽脱俗的文

字勾勒故乡的山水，歌咏美好的事物，三人中最突出的代表是杨世芳，她的散文《秋水》《聚巴馍》《水系》等作品，以其意境空灵，语言极富诗意而获得文坛认可和读者的关注。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安康女性文学进入新千年，这是区域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是安康女性作家创作的爆发期，较之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女性文学，这一时期的创作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视野开阔，作家的创作思维完全摆脱了区域束缚，作品的思想含量和艺术含量有所提升。二是创作姿态不再拘谨，尤其是在艺术手法的探索上，有了新的认识和拓展。三是区域格局突破，文学边界正在被淡化，大文学的观念进入女性文学视野，文学的自由度增强。

新千年的前十年，以李小洛、王晓云、杜文娟为代表，她们共同构筑了这一时期安康女性文学坚固的堤坝。李小洛是最具本土化特征的诗人，她的创作是以安康为轴心，并逐渐地向区域外辐射，她画出的半径远远超过了地域所控制的长度，她一开始就以一个诗人最敏锐、最深刻的体验，向世界发出哲学性的追问，她透过世俗的面纱，悄然洞悉人情世态的丑恶，她用近乎悲悯的目光测量人性的距离。《孤独书》《一只乌鸦在窗台上》《病历书》等诗章，皆凸显出她作为一个成熟的思想者对世相批判的深度。毫无疑问，李小洛代表了陕南女性诗歌创作的高度。由于成绩斐然，她先后获得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第四届华文学青年诗人奖，郭沫若诗歌奖，第三届柳青文学奖等。王晓云的文学成就则是在上海取得的，而其准备期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基本完成，上海给她提供了平台、视野，当然还有文学性的参照。她有着汉水赋予的灵气，有故乡土地培育的本真情怀，于是，在这个光怪陆离的陌生环境里，她找到了破解文学的密码，她的理解懂得在都市酝酿和孵化，这即是一种新的视角的发现，而这种视角的发现，绝不是对本土的抛弃和背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超越本土的诠释，这种诠释既来自现实，也来自心灵。在上海的那段日子，王晓云写出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作品，如《城市表情》《流水风物》《爱情视窗》《海》《汉水渡》以及长篇小说《梅兰梅兰》，2009年，王晓云凭借中篇小说《海》，斩获首届柳青文学奖新人奖。

新千年以后的十年，注定了安康女性文学将迎来更大的收获。作家杜文娟让我刮目，她坚定而从容的个性，其实已经预知了未来的文学走向，她把目光和情感倾情锁定在西北，曾经只身多次进入生命的禁区。她用自己的灵魂触摸那片坚硬的土层下被埋藏的高贵，她由此走向了雅和纯，也锻造了美。杜文娟先后向我奉献出长篇小说《走向珠穆朗玛》，小说集《有梦相约》、长篇纪实文学《阿里阿里》以及散文集《天堂女孩》。2020年，时间的脚步已迈入新千年的第二个十年，杜文娟再次收获了她最丰硕的果实，这一年，长篇小说《红雪莲》，长篇纪实文学《岩兰花开》同期出版。《红雪莲》是作家心血浇筑的结晶，她在书的后记中说：“我把我的风华正茂，风华正茂中的激情飞扬，激情飞扬中的才华锦句，全都给予了那方高寒之地。”2019年，长篇小说《红雪莲》荣获第五届中国柳青文学奖。杜文娟的文学实绩，得到了政府及文学界的普遍关注和肯定，十年中，她还先后获得第六、七届中国作家郭沫若文学奖，《解放军文艺》双年度奖，《红豆》双年度奖，陕西文学研究会突出贡献小说作家奖，第八届冰心散文奖，第五届徐迟报告文学提名奖。作品翻译成英文、塞尔维亚文、哈萨克文、藏文等在国内外发行。

如果以新千年第一个十年为杠杆，那么这一时期的女作家群正在形成一种相当的规模，女性文学创作逐渐进入一种平稳发展阶段，当然其中也不乏优秀作家的出现，如散文作家李娟，她的散文无论数量、质量皆属上乘，作品频频亮相《读者》《格言》《文苑》《散文百家》《散文·海外版》《语文报》《青春美文》《中国艺术报》等报刊，并多次入选高考、中考语文阅读试题。出版散文集《品尝时光的味道》《光阴素描》《决不辜负春天》《你是我的暖》等，曾荣获第五届中国柳青文学奖，《孙犁文学》第一届散文大赛奖。可以肯定地说，2010年以后的安康女性作家属于递进式的跟进，其创作方向涉猎多个领域，如小说、诗歌、散文、纪实文学、文学批评等，这些领域皆有女性作家成熟、洒脱的文字呈现，不少女性作家在经历了岁月的锻打和磨砺后，已经成为安康文学的中坚力量，如李爱霞（苦李子）、温浩、郭华丽、黄振琼、李春芝、洪珍、侯红艳、王娅莉、唐玉梅、石晓红、王秀梅（胭脂小马）、王绪珍（妍真）、姚忠丽、段琼红、细蕊、李思纯等，她们在不同的文学领域，创作和撰写出了个性鲜明的文学作品以及极具学术分量的批评文字，女性文学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充分显示了安康女作家群蕴藏的巨大的艺术潜力。

当然，女作家群的涌现，并不完全代表我们的女性文学已经取得瞩目的成就，作家群体的出现与文学创作的水准，不能完全画等号。应该看到2010年以后的安康女性文学，其发展态势基本上是平缓的，既无跌宕，也无起伏，更无高峰出现，这是就区域内的创作状况来衡定的。倘若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及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诞生下的女作家相比较，诸如张虹、李小洛、杨世芳、王晓云、杜文娟等，当下的女作家身上似乎缺少了点什么！笔者不揣冒昧，以为存在三个制约因素：一是自信心不够。前几位女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服输，骨子里自视甚高，始终和自己较劲，她们投入写作的目的很单纯：创作，就是为了写出最好的作品。二是体验不深刻。与前几位女作家相比，我们对生活的发现、认识，是肤浅的，这就造成创作始终难以抵达文学的内核。三是目标不明确。其实通过对前几位女作家创作情况的梳理，我们发现，她们的写作方向明确而清晰，每个人的创作都有主攻的目标。而我们目下的创作状况则是无的放矢，随意、随性写作成为常态，对文学深度的挖掘趋于丧失，无关生活痛痒的文字比比皆是。毫不客气地说，这是对文学的敷衍和轻慢，说到底是在玩文学。

因此，安康女作家群必须澄静心态、克服躁动，少一点虚荣，多一点虚心；少一点自夸，多一点自持，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群体数量要和创作水准、创作质量对等，只有如此我们才可望在未来的行程中走得更远。绚烂不在身后，而在前方，面对一个充满魅力的未知世界，我们的所有的付出，其实都是答案的一部分，而这部分可能就是绽放绚烂、璀璨梦想的烟火……



张虹，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安康市作家协会主席。代表作有《都市洪荒》《记住月亮升起的地方》《天堂鸟》《野蔷薇》《婆罗娜边的事》《心海拾贝》《出口》等。作品曾获首届柳青文学奖、第四届特区文学奖等奖项，并被译成英、日等文字出版。

张虹的小说立意含蓄深刻，平中见奇；笔法轻盈流畅，委婉细腻；语言清丽婉转，绝美优雅；风格清新俊逸，富有韵味。其行文舒缓流畅，娓娓道来。以女性特有的抒情笔调，给读者编织了一个个或热烈、或悲凄、或单纯、或曲折的爱情、生活活环。其叙事抑扬顿挫，如千回百转的溪流；随地势起伏，顺环境而变通。虽然漩涡与涟漪并陈，却又自然顺畅，从容不迫。善于表现生活中的诗意和美，从张虹小说的又一特点。作品中那苍翠如黛的青山、碧绿如毯的原野、清澈明澈的河水、质朴淳厚的乡民，把我们带到了富于诗情、质趣的大自然之中，让心灵得到休憩、陶冶、净化。张虹并不囿于一隅，而是不断开拓自己的艺术视野，丰富自己的艺术技巧。《魂》等作品《等待下雪》《纸天鸟》《丽鸟》《飞》等作品采用诗性象征手法；《黄花地》用浪漫主义的幻想和想象等手法；《永远的红舞鞋》《黑匣子风景》等则运用了现代派的黑色幽默手法寓庄于谐，用隐喻、变形、错位等技巧讲述故事、塑造人物，体现了张虹审美追求的多样化。

——孙鸿



李小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康市文联副主席，安康市作协副主席。学医、绘画，报纸副刊编辑。曾参加第22届青春诗会，就任第7届鲁迅文学院高研班，2005年获第四届华文青年诗人奖，2009年获郭沫若诗歌奖、柳青文学奖。当选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中国当代十大杰出青年诗人”，“陕西省百优作家”。首都师范大学第三届驻校诗人。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著有诗集《偏爱》《偏与爱》《孤独书》《七天》，随笔集《两个字》，书画集《水墨系》《旁观者》等。

李小洛是新世纪崛起于我国诗坛的一位实力派女诗人，她的诗歌融合了深刻的哲学意味和中国传统的女性意识，创作了一大批人们非常喜爱的如《偏爱》《一只乌鸦在窗台上》《我要这样慢慢地活着》《我不在》《病历书》等优秀诗歌。特别是《省下我》发表之后，一时间在读者中刮起了一股李小洛旋风，引起了诗坛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省下我》也是李小洛诗坛中最喜欢的一首，在最初读到这首诗时，就知道自己读到了一首新诗中少有的佳作，因为心中有一种新诗的震撼，一口气读了好几遍，诗歌深处，隐藏着一种生命的痛感，越读越喜欢，欲罢不能。《省下我》有发乎生命的真切体验，诗人以超然的境界和敢于牺牲的勇往直前人生，诗歌有古典传统的质朴典雅，更有新锐先锋艺术的华丽，内容和形式高度凝练、精美，深情绵邈，诗思灵动，闪耀着人性希望的光芒。李小洛用简朴沉稳的诗性思维与超验般的感性把握能力，完成了一个心灵的完美雕像。

——田禾

文化纵横

安康现代文学人物回望：张虹

李小洛